

渴望天空



作品散见于《河北日报》等。
◆2005年出生，发表作品若干。
王嘉璐

收了。它们重新低头，小爪子机械地刨土，一高一低啄谷粒、青菜。嘴微张，“咯咯”轻响，不像叹息，倒像认命地吞咽，把对辽阔蓝天的念想，连同谷粒、青菜一起咽进肚里。只有羽毛上那点被天光照亮的痕迹，很快又蒙了尘。

日子不咸不淡流走，新家有了烟火气，院角菜苗蹿高。纯白鸡彷若彻底安分了，刨食、喝水、打盹，和别的没两样。有时我疑心，当初那股犟劲是不是错觉。直到那个中午，我蹲菜畦边拔草，忽听鸡群一阵异样骚动。不是惊叫，是压抑的、焦灼的“咯咯”声。抬头，见那纯白鸡踱到角落干草堆上，显得烦躁，爪子不停地扒拉草转圈，翅膀微张又合拢。别的鸡围过来，伸长脖子看。

我心跟着提起，它不再扒拉，身体微蹲，翅膀张得更开，用力。一个圆滚滚，沾着血丝黏液的白色东西，滚落草堆——一个蛋！它似松了口气，低头用喙轻轻碰碰带体温的蛋，喉咙里发出极低的、近乎温柔的“咕噜”。然后，小心翼翼地绕蛋走两圈，确认什么似的，最后，就在蛋旁，慢慢卧下，整个身子覆盖上去，只露个小脑袋。正午的阳光镀在它灰扑扑的羽毛上，泛着温暖的金边。它安静卧着，眼微眯，望向篱笆外，眼神没了倔强的渴望，只有奇异的平静和专注。似乎身下那小小的蛋，就是它此刻的整个宇宙。

我攥着杂草，整个人雷击般钉在原地，心头猛地一缩，酸胀得厉害。看着纯白鸡安详守护的姿态，看着草堆里不起眼的蛋，一个念头带着滚烫的温度击中我：它向往的“天空”，从来就不是头顶那片遥不可及的蓝！它一次次徒步劳碌，或许只在这滋养它的泥土上，找到自己的位置，完成生命最朴素庄重的使命——生一枚蛋！那扑腾，是对无形的“网”的不甘，更是对“生”的滚烫渴望！当它用身体温暖那颗蛋时，脚下这片土地，对它而言，已然像天空一样辽阔——是它生命延续的根，是它所有期盼的归宿。

“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这诗不经意间跳进我的脑海，苔花微小，生在阴暗角落，没有牡丹的富贵，却执著绽放那点绿意生机。这纯白鸡，不也如此？它的“飞翔”，非为抵达云端，端是在这片给予食粮的土地上，扎根、生养，完成生命的圆满。它用一枚孕育的蛋，宣告着平凡生命的不屈庄严。它做到了，很完美。

那我呢？

我的“一鸣惊人”，我的“天空”，是不是也要像它一样？也许我不完美，我也不需要完美，我对天空的渴望，哪怕就是扑腾得头破血流也不会停息。我有的是时间，可以一次又一次去试错，没有什么可怕……不拘泥于脚下这片土地，哪怕我也如一朵小小的苔花！

“大地是天空的镜子，映着流云飞鸟日月；天空是大地的心事，飘着炊烟歌声和未竟的梦。”我直起身，拍拍手上泥土，可长久以来盘踞在心头的那份渴望没有泯灭，硬生生把苦涩咽下。瞬间，觉得自己就是网里的这只鸡，翅膀还在梦里扑棱，脚却已被这安稳的泥地死死焊住，动弹不得。

过了些天，兴许撞累了认命了，鸡群安生不少。纯白鸡扑腾少了，只是依旧爱望天空。怪的是，只要天上掠过鸟影——麻雀也好，鸽子也罢，甚至慢悠悠的蝴蝶，整个鸡群像被施了定身法。齐刷刷停下，脖子僵直仰起，小圆眼死死追着那移动的黑点。翅膀微张，像要飞，却又定住。那一刻，鸡舍静得吓人，只有风穿网眼。阳光落在杂乱的羽毛上，竟像沾了天光的碎片。

我屏息等着，期待那稍纯白鸡再爆发，哪怕同伴撞一回网。没有。鸟影、虫影消失，似石子入水，涟漪散尽。僵硬的脖子松了，翅膀



蝉在哪



◆2005年出生，发表作品若干。
太阳和土

用力地向前飞着，树叶枝杈摇动，光线像被簸箕摇动着的黄豆般落在我的后背上，四周隐秘的声音窸窸窣窣地响起，大地在震动，噢！一只看不清的可怕巨物与我擦肩而过，我可怜的手臂被她擦伤了！我飞不到了，谁来救救我！我猛然从高空下坠，一切甚至发生在我完全没有准备好的时候，我的手臂受伤了，急需包扎！我想呐喊，却知道这里不是我的家，也没有熟悉的亲人，怎么办，只能自己挣扎着坚强起来。我颤抖着站直，双臂在豆大的阳光下猛烈地战栗起来，一言不发地重新飞翔，受伤的双臂因为舞动被风刺激得冰冷，也许可以忽视伤口的疼痛，我从柔软的云层上起飞，一边庆幸这个林子一看就是无人驻足导致地面碎叶多到能当我暂时的温床，我震动翅膀奋力向前，阳光渐渐成了密林的奢侈品，阴冷的树影遮天蔽日，我要疑惑自己是不是走错了！

可地面的落叶却渐渐少了起来，我知道落叶遍布的地方才是人迹罕至之处，所以我也对自己走过的路很有自信。浓厚的阴冷过去后果然是大片的阳光，我瑟瑟发抖的身躯终于被阳光照射得舒展开来，可此时被阴冷麻痹的伤口却一阵发痒，不行，好痒！我在路边的树上驻足，大口喘息着，不知道哪里来的巨大嗡嗡声又在耳边环绕播放，我害怕受伤的事情再发生一遍，用力掀起翅膀重新启程。

我一鼓作气地掀起翅膀飞翔，难以忍受的炎热让我忍不住大口喘气，谁在跟着我！我憋着一口气用力地往前飞着，飞到眼冒金星再也看不清眼前，我需要休息，这座城市根本就没有湖！炎热的气温让我的脾气也变得暴躁起来，我停在一户高楼的窗上咒骂着，可一张嘴，我听见了十分熟悉的嗡嗡声音，这是哪来的？是我那阴魂不散的天敌又追上了我吗？噢不是，是那该死的蝉！别叫了，别叫了！我说的话你听不懂吗？我怒吼着，咆哮着，这声音越发大了起来，我忍无可忍用力地睁开眼睛，下床走近窗边，窗外是一片青青的草地。

“蝉在哪？”我不禁问。



我用力挥舞着已经和平时不同的手臂，离开了这个让我差点留下心理阴影的陌生地方，

岁月在变(组诗)



◆2005年出生，爱好文学。
杨琴悦

大路朝天

大路朝天
日子踩在脚下
我喜欢道路和目光
夹着的那段距离
黑暗和光明
高处与低处
我喜欢反差的美
我迷恋自由的风

我喜欢跑步
让后退的景物
推着我往前进
这算不算鼓励
四平八稳的日子太懒散
与其在网络里游戏
不如踩着肌肉的弓
爽快地把自己发射出去

晶莹露珠

一颗露珠，晶莹世界
它弯曲的弧度，如此光滑
颤动着，悬在草尖

我发现，凝结一颗露珠
比打磨一条水晶项链，难多了
你永远无法把一颗露珠，再
挂上去

抒情的船

直到有一天
鞋坏了
其实是脚出了问题
才停下来
看他一言不发

看他把我的鞋抱在怀里
胸有成竹从容不迫的样子
似乎任何烂鞋他都有药可救
任何道路都可以被他装进鞋里
重新出发，从头再来

我忍不住仔细打量
多么老的一个鞋匠
多么年轻的一个鞋匠
岁月在变
他不变

我怎么此刻才发现
如果不是船上的有只调皮的翠鸟
我敢说——

这是我见过的最笃定的渔翁



草是山柔软的部分

(外二首)



◆2005年出生，发表作品若干。
李秋禹

月到天心

如果有月亮的时候
心里整个就沉淀下来
丝毫没有，夜的恐惧
尤其是夏夜，格外皎洁
盘曲的山路延展，回环
二十多年前的乡下没有路灯
穿过田野，风中摇摆不定
向东而西
摸黑，借着微明的天光

月光不是形容词的辐射范围
不像太阳的投影，汪洋恣肆
竟从草树，从街路，从花叶
从高翘的屋檐里
微微地渗出
挑起一场光影的误解
雾霭起涟漪，蝉雀闪过
那是月夜下抖落出逃的精灵
给我一次想象的机会
假如月到天心
迷途里了却于杳无音信



花开了一山又一山

兴许，是初见你时
你太过娉婷
我目光才飞驰一瞬
世界就成了一幅脱缰的图景
往后，我的每一个黄昏
骤雨难歇，惊雷频频
倘若，我的爱不够轰鸣
请你看向我的眼睛
缓冲心结沉底的郁积

我说，窗外的莺声怎如此喃喃
原来是东风挑拨离间
惹得百花心事激荡
于是，万物纷纷掷于你眉湾
像一个摇摇欲倒的春天
你是一眼通透的嫣然
江南里窈窕如是的青山

轻舟将树的倒影折弯
水面的涟漪续写了风的独白
你只是在我心里靠了靠岸
隔岸的花开了一山又一山

蒹葭相诗会

AI插画绘制/何朝霞

杨澜

00后作家专版



责编/范亚湘
美编/何朝霞
校读/肖应林

永恒的命题(外二首)



◆2005年出生，发表作品若干。
徐培悦

人生是一把寻找柴火的，斧头
只不过一些是金的，一些是寂寞的
大家习惯了用先天或后天，
定义它的哑巴。

被钉进木桩后，我们难以发笑。
再也说不出白马湖那道无主的水纹，
曾走入秋日的午夜，
裹紧一颗涩漉漉的心脏。
我温和的咸味被反复蛰伤，
在月光腌渍后，发醉。

你切开苹果。
后背挺立的马尾轻轻鞭打
我同样等待受刑的餐刀。
榨汁机打开——
一把现代的种子拌匀了后现代的，撒娇。
烛光。月色。亲吻。为了浪漫，
我必须一口饮下。

饭后我们踱步走过广场
几朵白玉兰沾湿你的前额，
你摘下它们，
就像默许春天离开的守门人。
“十年，太久了。”我望向远处
今晚星星很少，
适合打猎和独自忧伤。

你漱口的杯子落在阳台。
二十平方米的小屋像在玻璃上，
好像城市里一只没有通过质检的盲盒。
我们变成两条鱼，开始一遍遍确认
彼此肿胀又萎缩的眼睛。

从雨中读到

太阳的眼睛闭上了——
复诵白云上题写着的情诗，那种关于
桃花与飞燕的思绪，濡湿了眼窝下
早已晦暗的折痕。就像回到了
春天出生的早晨，你第一次的啼哭
滴落在水乡，弄堂深处的瓦片上
口吻冰凉，像在说一个潮湿多年的话题

有关湖边的几个行吟者
他们弄丢
谈话的调音器，心不在焉地拨弄着
拙舌的乐器，烟蒂断续，
烫伤了一只
过路的白鸽
它受难的翅膀装饰着涩口的
语言，来自一名求爱者，或是一群
永不齐唱的年轻人

在他们富裕的歌声中
你躺进了老藤椅，年华教会你
用温和的双耳听这些雨打风吹去的声音

生活
多少少年没翻开书架。今天
书架终于，翻开了，四脚朝天
睡梦中的孩子还没有长牙
开始后悔盐吃进嘴里的味道
开始后悔大雨中切开的桌子

冷静——
二十年前我们在小镇上读诗
二十年后那朵海棠重重摔下
白炽灯要吞下我们
操着一口
逞强的话语

书架倾倒出被年华啃坏的封皮
第一页，洪水漫过你的裙摆
第二页，屋顶的砖头松了
我们开始重新挽起手
像昨天那样，预制着
明天的小菜